

# 方腊义军英烈传

王中文 著



方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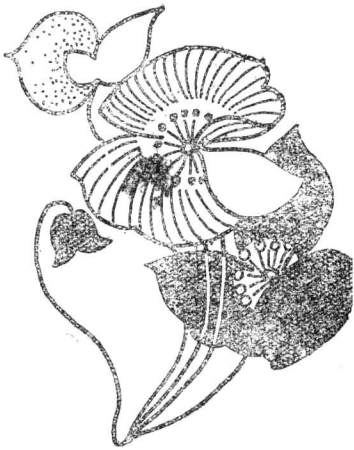
# 神州传奇

增刊号

一九八四年

# 增刊号

一九八四年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石家庄

神州傳奇

刊名题字：安 耀 光

责任编辑：张 根 树

封面设计：宋 丕 胜

# 神州传奇

一九八四年增刊号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 400,000字 印数：1—273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86·161 定价：1.60元

## 前 言

北宋末年，统治阶级骄奢淫逸，加紧了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。徽宗赵佶更是宠信佞巧害民的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四大奸臣，害却和疏远治世的贤臣；修艮岳，造延福宫，溺信道教而畅游兴，为一夫之好竟穷糜天下百姓；而“花石纲”一役，使东南百姓倍受斧钺鼎镬之苦，于是浙江方腊揭竿草泽而使天下震动。方腊起义后，自立年号，建立政权，以推翻皇朝为目标，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地进攻。他们斩关夺隘，势如破竹，仅用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占了东南六州五十二县，写下了农民起义的光辉一页。

章回体历史小说《方腊义军英烈传》，就是以艺术的形式，展示了北宋末年从封建朝廷到平民百姓生活的广阔的历史画面，描写了方腊起义的准备、爆发、征战和惨败的一系列过程。书中既有莺声燕语、桑间人世的描写，又有虎跳龙惊的战阵厮杀。诛蔡遵，谋颜坦，阵斩宋将郭师中等数十人，堪称千合勇战，鬼泣神惊；下青溪，战息坑，攻歙州，取睦州、破杭州、困秀州、守帮源，真是中原逐鹿，千军踊跃，万马奔腾。作品以酣畅的笔墨塑造了圣公方腊、军师汪公老佛，以及战将方熊、杨八、方七佛、童古兄、童古弟等众多的起义英雄的生动形象。他们虽然经历不同、性格各异，但都是大智大勇，忠义两全，气壮山河，千古不朽；与此同时，也塑造了从皇帝赵佶到重臣贵戚、官军将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。小说还塑造了方百花、邵仙英、万素英、万素霞、尊说尼，火瑶娘、童娇秀、朱绛媛等一批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。她们有的勇冠三军，同男子一样执戈贯甲，作百合大战；有的才智过人，同男子一样参予军国大计；有的坚决反抗封建礼教，热烈追求婚姻幸福，这是明清以来一些演义小说所望尘莫及的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，《方腊义军英烈传》是在以史实为主，传说为次，“演义”为辅的原则下创作而成的。长期以来，《水浒传》和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演义小说，把征方腊的“功劳”记在宋江等一百单八将的名下；明清以来，象《涌金门武松独擎擒方腊》等“全武行”戏相沿演出，影响之深，超过了史学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有很多人误将这些小说、戏文当作正史，津津乐道“宋江受招安以后，就去打方腊”，给同是起义军的梁山好汉脸上抹黑。而本书的作者王中文，一方面研究历史，广泛参考有关方腊起义的文史资料，一方面亲自到方腊的故乡帮源洞实地考察，并搜集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，作为创作的依据和素材，一改历史上文学家的谬误，将征方腊的黑锅从宋江等人的身上卸下来，给真正征方腊的江、淮、荆、浙路宣抚使童贯等人背上，也还给历史以真实的面目。因此，这部书比起前人描写过的方腊起义来，它是一部如实地反映方腊起义的历史小说，不但具有令人感动的艺术真实，也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；作品中既没有荒诞不经、神怪齷齪的描写，也没有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。可以说，它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继承、发扬、整理我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一种可喜的尝试，值得支持、提倡，并郑重向读者推荐。

李景峰

# 目 录

- 第一回 霸东南朱勳进花石  
假朝命赵霆选美女 .....1
- 第二回 梧桐巷方有常设局  
鹰虎坊朱汝贤伤身 .....12
- 第三回 虎狼谷中风雨凄凄  
女贞树后情肠娓娓 .....20
- 第四回 七里洸英雄运辘重  
孤柳庄难女遇恩人 .....29
- 第五回 帮源洞中歃血为盟  
严家溪上指天作证 .....39
- 第六回 皂隶开道棍棒交加  
知县问案温文尔雅 .....48
- 第七回 均漆园方腊行素志  
定罪名州官动大刑 .....57
- 第八回 贿宝珠方腊脱罗网  
分铜镜老佛说四方 .....66
- 第九回 抗凶暴血染童家店  
下狠心令出睦州衙 .....75
- 第十回 誓漆园方腊起大义  
战息坑官军受重创 .....83
- 第十一回 下睦州实势如破竹  
震东南确急似惊霆 .....91
- 第十二回 郑魔君阵斩郭师中  
方世熊力败杜伯僊 .....100
- 第十三回 富阳城暂息云鸟陈  
云林寺拜访遵说尼 .....110
- 第十四回 杭州府方百花殉义  
望春山邵仙英复仇 .....120
- 第十五回 方圣公弃纳渡江计  
范文虎丛生复天心 .....135
- 第十六回 游京师上官荣遇难  
患假病童郡主施恩 .....144
- 第十七回 恋上官绛媛殒死命  
征方腊童贯密兴师 .....153
- 第十八回 骄敌战刀劈方世庚  
误马计戟挑杜伯僊 .....163
- 第十九回 战秀州方七佛突围  
投官军范文虎背义 .....174
- 第二十回 议后果方腊逞自用  
出赏格童贯借长谋 .....184
- 第二十一回 贤夫妻千古遗佳话  
好弟兄一代定新盟 .....193
- 第二十二回 要睦州弃童古兄弟  
设危石陷官军多人 .....201
- 第二十三回 梳妆峡五百女为厉  
门岭道一家佛尽忠 .....210
- 第二十四回 凤凰山王禀截归路  
严家溪方腊斩强横 .....218
- 第二十五回 方七佛气壮凤凰尖  
杨八弟病寄马金岭 .....226
- 第二十六回 火攻计帮源洞失守  
屠杀令无辜人逢灾 .....235
- 第二十七回 野妇引径方腊遭擒  
群官集审童贯受斥 .....242
- 第二十八回 扞星崖朱贵战石姑  
东京城杨八投李邈 .....251
- 第二十九回 换假身方圣公就义  
受昏德赵天子蒙羞 .....259
- 第三十回 帮源洞孝子寻阵迹  
古松巷良朋发悲心 .....267

# 第一回 霸东南朱勔进花石 假朝命赵霆选美女

北宋宣和二年。暮春时节，东京汴梁城连日湿热，一到夜间就大雾弥天。这天凌晨，天色已亮，城门大开，道君皇帝赵佶的信臣、殿前提点太尉<sup>①</sup>宿元景，第二十员禁军飞骑，纵千里马，出南薰门，一直往东南杞县的方向驰去。

那时候，皇帝为修延福宫、万岁山，役使江南几十万百姓，连年采花、凿石，运往汴京。皇帝的宠臣、东南部刺史朱勔和他的儿子朱汝贤专营花石之务。百姓受苦万端，飞章如雪片一样送往东京中书省，控告朱勔借花石之役敲诈百姓，草菅人命之罪。朝廷很多官员也交口而言朱勔之弊，皇帝不得已才钦命宿元景到江南、两浙去按察民情，看一看朱勔和他的长子苏杭应奉局应奉使朱汝贤到底做了些什么事，以待复旨。

驿路上，马蹄声响如雷。宿元景一面扬鞭打马，一面向护卫禁军说：“朱汝贤既把南来运神石的船队停在杞县惠济河上，他在今、明两日就要进京。我们于午前到达杞县，截住他，宣示百姓告他的罪状，灭掉他的威风。”

禁军们说：“他在杞县也不能不做威做福。”

宿元景道：“杞县知县是朱氏官门的嫡系，一定隆重接待他。我若查出朱汝贤在京畿的劣迹，便立刻速他回京面圣，看他父亲朱勔尚有何说？”

朱汝贤是前日黄昏到达杞县的。知县王明远大摆筵席，为他接风洗尘，歌功颂德。

朱汝贤多喝了几杯酒，揎拳捋袖，嘘枯吹生，向王明远道：“你是家父的门生，我以后还要抬举你，可以到苏杭应奉局为官，当比你知县强似百倍！”

王明远道：“有相公栽培本县，本县前程似锦。”

夜间，王明远亲扶朱汝贤到县堂东厢寝室安寝。朱汝贤入睡之后，朦胧中，仿佛自己又来到苏州盘门内大花园的万花楼上。那万花楼，乃朱氏父子糜资巨万修成的堪称“天下第一”楼，楼下尽植名花异草，实乃人间仙境。朱汝贤登楼远眺，若有所思。忽而他那早已去世的祖父朱冲拄杖而来。朱冲手拈银髯问朱汝贤：“贤儿，你把神石运到东京了吗？”

朱汝贤忙回答：“已运到杞县的惠济河上，距离神京仅有百里之遥了。”

朱冲道：“依我之见，你把神石运到汴京后，和你父亲抛弃富贵，到深山隐居吧。”

朱汝贤惊问：“祖父，我和父亲托你的福荫，正享人间富贵，却为何轻易抛去？”

朱冲道：“你父子为花石之役涂炭百姓，天不佑你，大祸就在脚下。”

朱汝贤往万花楼下一看，但见万顷汪洋，波浪如山，淹没了苏州，万花楼岌岌可危，就要倒在水里；又听天上有人喊：“长江改道了！”

<sup>①</sup> 太尉：秦至西汉时设置，为全国军政首脑，与丞相、御史大夫并称三公。历代亦沿置，渐变为加官。宋徽宗赵佶也将太尉定为武官最高一级，但只示荣宠，本身并不标志任何职务。

朱汝贤惊呼狂喊，回头看他的祖父朱冲时，朱冲却笑指楼下的水道：“贤儿你要细看，那哪里是水，那是十多年来你父子聚运的花石形成了水流，吞没了苏州。”

朱汝贤真地往楼下细看时，却猛地被朱冲抱起扔往水中。但他双脚着地，却是汴京刺史府。他刚转过刺史大堂仪门东，却见满宅起火，烈焰飞腾，一片砖瓦爆裂之声，使他寸步难行。他慌忙往西边跑，想绕到后宅，把自己那尊心爱的绿松花石佛像抱出来，却有一株烧倒的柏树砸到头上，但听轰然一声响亮，自知没了性命，却悚然醒来，原来只是做了一场噩梦！

朱汝贤再也睡不着了，就起身下床。这时，只听梆锣正敲三更。他呆思了一会儿，便走到屋外，叫禁军到西厢把他的胞妹朱绛媛唤来。朱绛媛乃朱勳的长女，她到江南苏州宅看望母亲去了，眼下她是随朱汝贤押运神石的船队回汴京的。她听到丫环芍药报信后，便穿好衣裙来见朱汝贤，问道：“大兄，夤夜唤我，可有急事？”

朱汝贤道：“春夜已深，忽劳大妹，实在不当。只因我刚才做了一个怪梦，求大妹圆之！”

朱绛媛笑问：“什么怪梦？”

朱汝贤把梦中景象说了一遍，朱绛媛听罢半晌不语。后来，她抬起头来说：“大兄，俗语云‘梦是心头想’。你多年来为朝廷运花石，广越江河，所以梦见大水。我们汴京的府第修得甲天下，大兄爱之已极，所以梦见大火。花石纲役使千百万百姓受苦，大兄恐他们心生怨恨，报以奇祸，所以梦见破柏树砸到头上。祖父给我们奠下基业后，已经长眠于地下，我也常常梦见他，无足为怪了。”

朱汝贤又问绛媛：“依大妹之说，好在不是神谴吧？”

朱绛媛道：“人谴也足够用了，还用什麼神谴？”

朱汝贤道：“我明白了。前日个禁军给工匠、民伕发银子，每人十五两，有几个工匠、民伕鼓动同伙，说禁军官剋了他们的酬劳，要作反。我命禁军杀了八个带头人，如今还耿耿于我心中，才做了这个怪梦！”

朱绛媛道：“工匠、民伕抛家舍业，给朝廷运送花石多年，受饿挨打，十分可怜，你不要听信禁军的啰唆，使他们没有生路。依我看，该收敛些了！”

朱汝贤摇头道：“不可。大妹，我们三代人锦衣玉食，都是皇恩所赐，如依了刁民之意，他们还想做朝廷的应奉使呢！”

朱绛媛笑着站起身道：“这样说，大兄的怪梦只可做下去，用不着人圆了。”她说完转身出来，朱汝贤送她到青石阶前绿竹丛中的甬路上，便又回东厢屋中。

忽然，县堂前的云锣连连敲响，朱汝贤正不知何事，早有一个禁军官闯入屋中报道：“相公，不好了！惠济河上运神石的工匠、民伕们反了，小将特来报信！”

朱汝贤大吃一惊，问：“他们真反了？怎么又反了？为首的人是谁？”

那个禁军官道：“他们打开了禁船，放出了以前被押的工匠、民伕。为首人是江南睦州的木匠童古兄，他使一把大斧，直砍到载运神石的大船前，禁军用箭把他射住，所有的工匠、民伕都和官军夺枪拽刀地打起来，又一片声地喊叫要去毁神石，惠济河上闹得一团糟。”

朱汝贤在椅子上起来又坐下，坐下又起来，说：“你速去传令，三千禁军一齐动手，把作反的工匠，民伕全都杀死，手软不得！我们距神京只有一百多里了，岂能容这些奸民倡乱？”

那个禁军官说声“得令”，如飞一般到衙前乘马走了。

朱汝贤传来杞县衙中的禁军兵将，一齐到大堂上伺候。衙内传开了工匠、民伕作反

的事。

朱绛媛闻信后也到大堂上来。她见大堂上刀枪林立，如临大敌，便问朱汝贤：“大兄是不是已经传下令去，要把那些情急作反的工匠、民伕杀光？”

朱汝贤点头道：“是！大妹有何见解？”

朱绛媛道：“那些工匠、民伕手无寸铁，如何赢得了官军？你再下个令，赶散他们便罢，不必一味地涂炭生灵了。”

朱汝贤苍白着脸道：“你说得倒轻易，自古犯上作乱者流，朝廷对他们也只有一个杀字，若赶散便罢，天下百姓都反了怎么办？”

朱绛媛道：“我亲眼所见，你在这一路上已处死了多少工匠、民伕，德行大损。如再滥杀无辜，引起天下大乱，你可吃罪得起吗？”

朱汝贤笑道：“大妹虽博览圣贤之书，却不能参议朝廷大事！即真有天大罪过，自有父兄承担。”他又冷笑道：“江南和汴京两处府宅有我们兄弟姐妹数十人，只有你最聪明，而你又最怕事。生为大家闺秀，却可怜贱民，岂非咄咄怪事！”

朱绛媛沉一沉脸道：“大兄，恕我多言了。只是你要记住大妹一句话，凡是飞刀伤人的人，也可看见那刀又飞回来伤自己！先贤有明训：‘害人如害己’。我也是为了朱氏子孙的昌盛，才多次地劝过父亲和你。”

朱汝贤笑着指汴京的方向，道：“大妹还是回京和父亲说吧，我只知道忠于圣天子！”

朱绛媛一面往堂外走，一面回头道：“大兄，你也不要忘记了你那刚做过的怪梦！”

朱汝贤拍案大笑道：“工匠、民伕作反，已是怪梦的应验，可见神灵也不佑这些奸民，先示意我杀尽他们，如水火之不能容。”

朱绛媛头也没回地走出杞县大堂，到了西厢，叫起丫环芍药，命她到杞县后衙要了两匹马，两个人乘上，连夜出杞县北门，先回汴京了。她一路上唉声叹气，掉了不少眼

泪。芍药劝她不要生气，她把丝鞭一挥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天下是要大乱的！”

朱汝贤听人报说朱绛媛已先回汴京，便笑道：“我大妹是个书生，性子儿有些呆！每年正月十五日，她都把自己积了一年的月银，拿到东京市口赏乞丐，赏到如今了，也没选上一个佳婿，行些个愚德有何用？”

正说着，堂前云板又响，有人来向朱汝贤报道：“惠济河上的禁军将军们请相公去观战果！”

这时天色已明，淡月发白。朱汝贤听报以后，忙带一些禁军兵将到惠济河大船上去了。

北宋第八个皇帝赵佶，为人心灵性巧，工绘画，能写诗。从即位以来，自以为天下太平。多年前，朱汝贤的父亲、佞臣朱勛向他敬上小黄杨木三本，当时就爱惜得不得了。自那以后，他就垂意花石竹木，以至招来了八方的谀贡。什么花呀，石呀，越贡越多，越贡越奇，他的兴致也越浓，后来就在汴京修起万岁山、延福宫来。为了把这两项工程修得象画面一般好，东南苏、浙两地的花石竹木就源源不断地运来。由苏、浙到汴京数千里的长途上，连续多年地拖运，形成了系统，名曰“花石纲”。那主持花石纲的重任落在了朱勛身上，赵佶把他的官位连连地提升，直提升到东南部刺史。

数月之前，太湖渔人在水中发现了一块高四丈多、宽三丈多、厚一丈多的水玲珑石。朱勛父子听此信息，亲临太湖，役用三千多民伕，不避炎日，轮班挽纤，费尽了移山倒海之力，把它弄到一只特造的大木船上，由太湖水运来汴京。

皇帝赵佶听了朱勛报说的得到大玲珑石的消息，十分欣喜。他自来就溺信道教，崇尚天命，这玲珑石之出，就更视为天帝赐予，便遥封大石为“神运昭功盘固侯”，又呼之为



“神石”。

由于神石之大，载它的船就更大。自太湖到杞县，为了顺利地通过，拆毁水门四十个，扒断桥梁二百九十座，清挖淤泥渠道七百多里。一路上，三千禁军护送，赶打、杀死人命九百多条，征用木料七千多株，跪接“盘国侯”的州、县百姓达九十多万众。在两千里长的坎坷途中，禁军、舵师等人敲诈百姓，收贡牛一千七百头，贡羊五千只，贡猪一万口，米面两千石。这些贡物，大都被应奉官朱汝贤巧取豪夺，运往他的苏州老家了。

运神石的大船停泊在杞县的惠济河上以后，朱汝贤却带着一些禁军兵将先到杞县城中歇宿，谁知道工匠、民伕竟和禁军厮杀了起来。原来，前几天向工匠、民伕们发十五两白银的工钱，被禁军军官剋扣了一半。有几个工匠、民伕质问那些禁军军官，军官们却奉朱汝贤之命把他们杀死了。于是，工匠头童古兄便纠集了十多个有武艺的工匠，打开禁舱，先放出了一路上被押的同伴们，又和官军发生了死拚。民伕们也趁机同工匠们作反，惠济河上箭飞刀砍，成了一个血肉拚搏的战场。

当朱汝贤来到惠济河大船上的时候，战斗已经结束。工匠和民伕死伤了三百多人，禁军死伤了一百多人。朱汝贤命令禁军把死伤的工匠和民伕都抛到河里，把死亡的禁军抬到岸边柳林中埋葬。带头杀官军的童古兄跑了，其他工匠和民伕也都跑光了。朱汝贤气了个半死。他一面下令按籍追获作反的工匠和民伕，发誓说：“拿住童古兄，要解往苏州，凌迟处死！”一面要杞县知县相公王明远，拉伏抓丁，到惠济河上拖挽船只。

第二天上午，朱汝贤刚要从杞县起程，忽然禁军飞骑传来一个消息：“天子钦差殿前提点太尉宿元景来接盘国侯，如今已经进城。”

朱汝贤听说宿元景来，心中畏惧，忙带

十多名禁军军官前去参见。

殿前提点太尉宿元景早就差出心腹密探，探得了朱汝贤一路上的所作所为，后来又知道了朱汝贤在杞县城中歇宿、惠济河上逼反民工的事，心中愤怒。到了杞县衙前，宿元景也没下座骥，却向那个在马前叩拜的朱汝贤发话：“太湖神石，奉旨运往开封，汝父子为皇上奔命，确也不易。但听说你一路上草菅人命，置国法于度外；又纵容下属，剋扣工匠和民伕们的酬金，逼反他们，杀官军而逃，违忤圣意。观汝所行，实乃误国的姦贼。殿前禁军，将朱汝贤给本钦差逮下！”

殿前禁军得令，便把朱汝贤头上的纱帽摘下，官服扒去，并捆上他的双臂。

朱汝贤向宿太尉大叫：“太尉，卑职虽微，也是朝廷命官，如此待我，恐违圣意！”

宿太尉微微一笑道：“本官虚称来接神石，实则是奉命到江南按察你父子劣迹的钦差大臣。慢说今日逮了你，即请尚方剑斩了你，到天子驾前我自言复命！”

朱汝贤一听，哭跪于地，向宿元景求饶道：“太尉当饶卑职性命！我父子屡进花石，也是揣测圣意。没有朝命，我们何敢动用东南三十万民工？”

宿元景道：“本官先折回神都，同你一起面圣，由天子自行处置你。”言毕，命禁军把朱汝贤押了下去。

东南部刺史朱勗早就来京等候“神运昭功盘国侯”了。那一天，他听心腹家人飞报：“宿元景在杞县逮起了应奉大人，刻下回京面圣。”朱勗又听了详情，心中着急，忙备了厚礼，去见蔡京。蔡京收下礼物，听了朱勗的来意以后说道：“退年，汝听老夫之讽言，向天子献小黄杨木三本，圣心欣慰，原是一件佳事。后来，你父子所进益广，以至拖运之人丁达三十万众。苏杭应奉局气焰日炽，连老夫也向汝父子退敛。如今有人讼到

有司，举尔父子糜烂人命，天子不越理，钦点太尉宿元景到江南查办汝等奸渠之行。如依老夫拙意，汝父子罢了花石纲美差，贵大公子，定获新生。”

朱勔听了便道：“老太师，这神运昭功盘固侯是皇上亲口所封，如今愚父子倒又获罪于天！”

蔡京笑道：“天子要神石是真，封石为官也是真。但是圣心所葆爱的赤子，可不允汝父子任意戕害呀！朱汝贤在惠济河上逼反役伋、工匠，有伤天朝体面。由崇宁、大观政和到宣和这十七八年间，朝廷修延福宫，造万岁山，由江浙、两广、四川到汴京，运载奇珍异物、花木竹石的舟楫车马连绵不断，每日有多少民户为此破产亡家？各条通汴梁的贡路上，禁军、舟师、地方官趁机勾结，万般难为百姓。为此，各处参汝父子的奏章如雪片一般飞上中书省<sup>①</sup>，若不是老夫为汝父子遮蔽些，早已震怒天颜了。天子圣明，爱汝父子尽忠；但为了朝廷的天威，就斩汝父子的人头以谢天下，使汝父子尽忠到底，总也未尝不可吧？”

朱勔一听，伏地不起，哀求蔡京道：“老太师，当年我父力负蒔园圃<sup>②</sup>知遇之情，百世不忘！请老太师念故旧、抬尊手，为卑职和犬子开脱。”

蔡京长叹一声，向朱勔道：“提起令尊，那真是心略纵横之客。先前老夫在苏州建容纳五百僧人的金光寺，令尊在三日之内就办大木数千章积于庭下。如今他已故去，老夫每每思他之能，尚盼大器之佐助！”

朱勔听了此语，心灵一跃，便道：“卑职参见老太师，还有下情上达。即闻老太师正建仁寿堂，卑职愿供五色大理石，以备瑶室一用。”

蔡京听罢，沉思了一忽儿，拉起朱勔来说：“老夫虽修仁寿堂，绝不用官石筑私宅。朱汝贤之事，待老夫到天子驾前恳求缓颜，

你且听后果就是。”

朱勔不断告谢，尔后辞出太尉府，当夜就命人给蔡京抬去黄金八千两。蔡京假推了一番，便欣然收下。

宿元景从杞县带回朱汝贤，先监他在刑部候审，尔后又向赵佶奏明朱汝贤所为。赵佶优柔未断，只安慰宿元景先回府休息。宿元景刚刚回府，蔡京就来访他。宿元景忙接蔡京入府。对饮了一盏香茗后，蔡京向宿元景道：“朱氏父子，论罪当诛。如今太尉逮了朱汝贤，实乃公正明决之行。但他父子究竟承顺圣意，开罪东南。如今圣上体恤臣子，示意老夫劝说太尉释放朱汝贤。不日皇上便恩诏四方来贡之地，禁绝花石竹木之进了。至于太尉的东南之行，也不必了。如太尉今日不回汴梁，明日御马即南下追诏太尉回旌矣。”

宿太尉听了，低首沉思半晌，才说：“圣上真若诏下四方，禁进异物，革除危民之弊，不妨就释放了朱汝贤。惠济河上已经逼反了民伋、工匠，如果再如以往放纵下去，只恐天下刀兵不息。迩年以来，贼寇迭起，国家元气已见损耗。老太师乃国家股肱之臣，不知以宿某之意为然否？”

蔡京道：“太尉议论通古今，忧国如饥渴，老夫如今见之矣。只是圣上大道之行，与三代之英<sup>③</sup>，如此人主，旷世未有。凡是圣上所发明，都将书之竹帛，传之不朽。太尉及老夫辈，皆愚直之士，只能感圣德、体圣心、颂圣明、服圣意，除此四则，老夫亦无所知矣！如今天下，虽小有盗跖之攘，然

① 中书省：宋之中书省与枢密院对称，分掌政务、军事，为中央总机构。

② 蒔园圃：朱勔之父朱冲卖药致富后修的园林地。

③ 与三代之英：《礼》，“大道之行也，与三代之英”。表才能胜数万人以上者。

若山东宋江辈，已降天朝，随童枢密使<sup>①</sup>去征辽，余皆不为虑。朱氏父子误入歧路，实存衷曲，况为老夫门下，故求太尉以海涵之腹谅之！”

宿元景听了，沉吟良久道：“老老师博采众善，以处钧衡，宿某无再议之要。只是乱大宋天下之人，吾料之绝不出此属之左右！”

蔡京听了，诡谲地一笑道：“太尉所言，也许‘德音孔昭<sup>②</sup>’于后日，那就观其结果罢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赵佶驾御紫宸殿，宣宿元景上殿，赐座后，赵佶用优容道：“朱劬父子勤于王事，忠于朝廷，虽有小过，朕承祖训，刑不加大臣。宿卿亦朕之干材，体谅庙谟，应使朱氏父子得仰天庥！”

宿元景听了，离座叩首启奏：“圣上昭耀之恩，朱氏父子应当重感万世。只是天下所行花石纲事，民生艰危已甚，望陛下睿断。”

赵佶忙命宿元景平身归座，道：“宿卿，古今万事之出，有一利者必有一弊。朕今明诏四方，从此杜绝花石之进。再进者，当加罪不加赏。”

赵佶言毕，便命翰林学士当殿草诏，颁示天下，不许再进奇花异草，神兽怪石。

宿元景遵旨，于当日便指命刑部放了朱汝贤。赵佶又向宿元景示意，一，他不必南行按察花石纲病民事；二，依旧命朱汝贤引“神运昭功盘国侯”过宣德楼，以供御览。

“神运昭功盘国侯”朝圣之日，汴京小雨。大清早的，浮云细细，宿雾濛濛。百官都心有怨意地说：“天公太不作美了。”但是赵佶仍然兴致颇高，先乘御辇到宣德楼下，然后举步登楼。百官都在宣德楼上侍候，见赵佶驾到，一齐跪地叩拜山呼。赵佶挥手示意，百官平身。赵佶先不就位。他凭栏远瞩南天，向蔡京道：“好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如今梨花正在飘落，被雨一淋，泥中有花，花

下铺泥，诗意隽永，道思无穷。”

蔡京听了，立即回头命一个太监传语史官：“陛下的这几句金言要记下。自古君王有几人如此博学藻思的？可想大尧虽称明君，但居茅簷土阶，又乏文彩，即有万人戴德，总也不象个风流圣贤的样子。”

太傅<sup>③</sup>杨戩向近旁的百官一使眼神，带头跪地高呼：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百官们也都哄隆一声跪地高呼：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宣德楼下的三千禁军听见楼上的百官呼喊，也都齐声高呼：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三呼已毕，楼上百官便都起身，独杨戩兀自跪奏：“陛下玉言已出，说到梨花，也正是梨花受封之日，何不钦定今日为梨花节呢？”

赵佶听了，命杨戩平身，回首问蔡京：“卿意如何？”

蔡京含笑道：“九月有菊花节，陛下钦定今日为梨花节，实为春神增辉不少。”

宿元景在一旁却说：“梨花尚素，不宜封号。若定为节日，未免太过。梅花、迎春都比梨花清丽骨鲠，尚自未定节日，何能独使梨花僭越？”

赵佶听了，对杨戩道：“宿卿所言，甚合朕意，梨花质白，不要定为节日了。”

这时宣德楼下钟鸣鼓响，又奏起细乐来。

蔡京往南一指，对赵佶说：“陛下，盘国侯已经风尘仆仆地来了！”

赵佶顺着蔡京的手指一看，果然，整齐的禁军马队，戟仗森严地保护着一艘披红挂

① 童枢密使：指童贯。宋之枢密使，是和中书省对称的枢密院的最高长官，掌军国大事。

② “德音孔昭”：引《诗》，明之甚也。

③ 太傅：小于太师，大于太保的辅弼国君之臣，到宋代已成为大官的加衔。另：辅导太子的官，也叫太傅。

彩的大楼船，船上载着一堵四丈多高的巨石，顺着加深了的御河道，缓缓地开过来。朱汝贤先驰到宣德楼前下了马，向楼上拜舞山呼：“万岁”，眼中流泪，叩头流血。

赵佶见朱汝贤如此情状，心中不忍，忙降旨道：“朱汝贤忠心为国，宵旰跋涉数千里，为朕启运盘圉侯入京，劳苦功高。殿头官速传旨下去，命朱汝贤引船入延福官前。”

殿头官听了，飞一般地下了宣德楼，向朱汝贤传旨。朱汝贤接旨之后，又向楼上三拜九叩，站起身来，汗流满面地下令：“全体禁军好生护佑盘圉侯入宫！”

呼呼通通，铮铮鏦鏦，一片鼓钲之声。“神运昭功盘圉侯”从后宫墙特备的大宽门进去，运入了延福官。朱汝贤在船前哭着唱诗，以颂祖德，以敬皇考，以美当今。

这日夜间，赵佶乐得不能成寐，直抚摸了那大太湖石一宿，第二天略睡一睡就起来，命宫女、太监把御书案移到石前，要作《神石写生图》。他一面写着生，一面向九华玉真仙妃刘娘娘说：“自古帝王皆未见此巩固神物，朕统万邦，有此仙兆，可和爱卿永享国祚！”

忽一日，赵佶召见朱汝贤，赏赐他黄金、名马若干，命他同父亲朱勳回苏州，恩准休息百日。赵佶又下一道御旨，在延福官前为“盘圉侯”修造府第，规模虽小，却也是画栋雕梁，碧瓦玉阶。

过些时，朱勳父子回老家苏州去。此刻，朝廷已禁罢了花石纲，他们父子一路上游览着那幽闲的青山、曲折的绿水，心中快悒不快。

就在朱汝贤父子回老家休假的时候，江南的杭州府、睦州府、青溪县三处又闹起事来了。这是为何？只因在惠济河上领头抗暴的童古兄是青溪县童家店的人，中书省早已飞书给杭州知府赵霆，命他宣示睦州、青溪

上下二宰，急捉凶手，如捉不到，即以怠慢朝命治罪。

杭州知府赵霆得此上命，如何不急？他赶紧给睦州知府张徽言和青溪知县陈光发了文书。书中说：“朝命如炽，只限十日捕到凶手，如违命，革官有日！”

可是这个文书刚刚发出去，童古兄的胞弟童古弟在睦州已接到他胞兄的密书。他在逃离睦州之前，给杭州应奉局在睦州的花石作坊放了一把大火，数百间房屋被烧了个片瓦无存，作坊中的数万株花木也被烧光，连睦州衙署也几遭回禄<sup>①</sup>之灾！这样一来，官府也就加急捉捕童古兄弟二人了。杭州知府赵霆听到睦州作坊被焚，急了个半死，连忙把事由上报中书省。

这样一来，在江南一带，童古兄弟二人成了尽人皆知的杀官抗暴的好汉。

青溪县知县陈光先接到了赵霆捉拿童古兄的文书，急忙派快差追捕；不几天又接到捉拿童古弟的文书，他当即给快差下令。又过几天，陈光派五十个士兵到帮源洞南童家店，把童氏宗族的男子尽数捉来，拷问童古兄弟的下落。童氏宗族无人知晓童古兄弟的下落，大多被打得伤痕遍体。

知县陈光端坐大堂，指着堂下跪得黑压压一片的童氏宗族说：“你们若不实供童古兄弟的去向，远亲的发配，近亲的正法。须知童古兄弟杀官放火，是灭九族的大罪。如今先不正典刑，是本县以慈悲为怀。限你们七日内供出童古兄弟，若迟延了，本县向来不尚空言，定把你们流配、处斩。”

堂下，童氏宗族一片哀声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小人们实在不知童古兄弟的下落，从何供起？”

陈光大怒道：“既然顽皮赖骨，我也不再逼刑，全数钉镣入狱。七日之后，看我的文

<sup>①</sup> 回禄：也作回陆，指火神吴回及陀终。

书和光刀行事。”言毕拂袖退堂。

童家店童氏宗族枝繁叶茂，远近亲党也不少。因为入狱的人多，亲属们就只可敛银子打点。宋太祖赵匡胤立过刑不加大臣的誓约，对待官员比历代都宽厚，除了叛臣而外，官员犯了罪，极少处死刑和籍没财产。为此宋代的上下官员公开受贿，大多不受处置。陈光此人，地居偏僻小县，没人管得上他，狼贪已久，习以为常，敛来银子，中饱私囊以后，对童氏家族不再过堂，但也不释放。童氏宗族被押狱中，个个如守愁城，一筹莫展。

坐牢的人里，有一个名叫童有车的老山民。他无儿无女，进狱之后，没人打点人情，天天挨打。狱卒们说：“阎王已经给这个老儿发来了请帖，上轿的时辰快到了。”可是世事有“白云苍狗”<sup>①</sup>之说，偏生童有车还有一个亲侄女童瑞香。童瑞香五岁时被卖到歙州妓院里，长大来出落得天姿国色，满歙州都出了艳名。这个名妓近来结交官府，颇能办事。童瑞香前年回家看望过伯父童有车，认了亲人，改妓院婆子的刘姓为童姓。歙州离青溪县不过百余里，青溪知县陈光逮了童氏家族多人的消息，不久就传到歙州。童瑞香派人到青溪打探实信，确知她的伯父也被捉入狱，便向歙州知府贾太和说了原委。贾太是同陈光是干亲家，于是给陈光写了一封托人情的信。童瑞香带上信，从歙州赶到青溪县来，一心要为伯父出脱官司。

青溪县尊陈光并非是个明目张胆的登徒子之流，但听说歙州名妓童瑞香登门来访，也如平地获斗大明珠一颗那样高兴。他见了童瑞香，心中暗暗喝彩：“怪不得贾太和那样迷恋此人，果然生得娇俊若仙，实非凡品。”陈光看了贾知府来书，对童瑞香说：“令伯年近耄耋，一向未出小村，何能知晓童古兄弟飘蓬一般的人？这都是皂隶愚悍，胡勾乱勒，至使令伯屈尊。娘子既然亲移玉趾，看

重敝县，又有贾知府的来书，明日早衙，本县即释放令伯，娘子以为如何？”

童瑞香笑一笑道：“相公勿为狭义所误。奴家此来，非为伯父一人，凡是童氏家族，俱系良民，求相公明镜照悬，一并释放。”

陈光听了，愣了半晌才说：“娘子，本县共拘童氏宗族二百余人，此事，杭州赵知府尽知。赵知府明令本县三推六问，务求水落石出，怎可全部解脱？”

童瑞香笑道：“俗语说：‘万岁爷钢刀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’。这二百余人虽都姓童，早已分枝另派，没有什么大干系的。相公只有捉住童古兄弟，朝廷方能颁功嘉赏。捉一些无辜人充塞，早晚也是累赘。歙州知府也命我对相公言明此意，请相公裁度。”

陈光手摸着他那又黑又尖的小胡子，想了半天才道：“娘子，我放出半数也就可以了把？”

童瑞香道：“放哪个半数呢？都是大宋国的良民，留下半数受苦，相公心中何忍？”

陈光听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拍手道：“娘子，本县有计了。”

童瑞香笑问陈光：“何计？”

陈光道：“本县给杭州赵知府修书一封，就说娘子赍贾知府书信通融于此。再说本县对童氏宗族已个个推问，实和童古兄弟无丝毫挂带，欲做全释，求他明示。尔后，娘子同下书人同去杭州赵知府那里，关节打通了，赵知府对这些无罪之人自会明断。”

童瑞香笑道：“给杭州知府相公的行文如何落笔，请相公你自为斟酌。赵知府若不请我，我是不去杭州的，我得顾全贾知府的体面。”

陈光听了嘻嘻一笑道：“好，本县就按娘子的意思办，只是事成之后，娘子要封住我

<sup>①</sup> 白云苍狗：杜甫诗云：“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变幻为苍狗”，喻人事变化莫测。

县内一些人的口。”

童瑞香也掩口一笑道：“雪花银二百两，由歙州贾知府拨给你这位亲家公。相公大方之人，不必说了；就算给县内办公文的主簿及发戍兵<sup>①</sup>的县尉相公们买杯茶吃吧！”

陈光点了点头说：“本县和贾知府有亲，不至于此。主簿、县尉们免不了知道本县处置后果，二百两银子，也可安置妥了。”

第二天，陈光派人赍文往杭州飞去。

不久，杭州知府赵霆复文：“童氏宗族既和童古兄弟无干，可令当地保释。童古兄弟案可另下海捕文书……”另有一柬，专邀童瑞香道：“敝府扫径煮茗以待兰驾光临！”童瑞香也不推辞，待陈光全放了童氏宗族后，便赁了一乘竹轿坐上，向杭州去了。行至中途，遇上赵霆从杭州派来接童瑞香的香车，童瑞香换乘了香车，第二天便到了杭州府衙。

赵霆在童瑞香到达杭州的当天晚上，大开画阁，摆筵给童瑞香接风。这家风流太守，又唤出他的十一个美妾和童瑞香比美。但是不比则已，一比就叫童瑞香都给比下去了。那童瑞香确系东南名妓，人人见了，皆称绝色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捧心西子莫言娇，许氏飞琼下九霄。

今日杭州才一笑，风流太守早魂销。

那童瑞香岂但色绝，还画得一手好丹青。在筵席上，她给赵知府画了个“不倒翁”，几乎把看画的人都笑死。筵席上行酒令、唱小曲、猜灯谜，一直痛快地玩到深夜；赵霆的十一个美妾，大多是“人来疯”，虽然深夜了，仍意犹未尽，又玩到金鸡开喉时，才散了。赵霆早已命人收拾好香房，又命徐美妾送童瑞香去独自歇宿。

赵知府睡下以后，还难合眼。他想来想去，想了一条妙计，心中说：“这个童瑞香虽

然是妓女，却不是落花流水之属。但我若同她逛几天西子湖就答应她回歙州，岂不可惜？如今朱劬父子正在苏州家里休假，我何不把童瑞香领到苏州献给他们，倒是一个大人情。天子最信任朱氏父子，以后遇上事情，也好得手。”赵霆想好了主意，第二天中午邀上童瑞香，带上他的十一个美妾去游西子湖，直游了半日。黄昏之后，游船停在白公堤旁，赵霆等人观赏天上的明月，正是水清清而不波，鸟栖栖而不语之时，赵霆问童瑞香：“娘子，你看这西子湖可真美吗？”

童瑞香答：“人传：‘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’千古以来，佳山佳水甲天下，能比得上这两个锦绣地方的也罕有！”

赵霆笑问：“娘子可也游过苏州吗？”

童瑞香摇了摇头道：“只是听人夸美，实在还没有踏过那个仙境。”

赵霆说：“苏州城的其他园林，倒也未必尽佳，只有朱刺史盘门内的大花园，十顷方圆内，那是一片花邦花国花天下，单是那富贵的花王牡丹正开，就有不同颜色千余本。什么魏紫、姚黄、玉版、朱砂、风流、金粉、雪魄、蟾精、无双艳、第一香、鸚鹄白、杜鹃红、胭脂脸、腻粉腮、杨妃舞、西子姿……我也难记其名，花开后都挂以名色牌，遮以绣幕，名花之娇之广，莫过于此。园中有一座九曲阁，若是没人领路，聪明如娘子者，也要迷途难返。那园中光用修枝灌水的花工就有数百人，可见气魄之大若何了。如果说杭州是天赐的佳丽福地，那么苏州就是朱家的人间阆苑了。可是名园虽名，也必须冠世的才人、绝色的粉黛充斥其中；名园名人，传之千古，奇缘巧遇，才不玷辱风流。敝职说到此，欲问娘子，可有意到苏州一游吗？”

童瑞香听了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太守风雅之士，一花一草，出于太守口中，格外娓娓动

<sup>①</sup> 戍兵：在县内服役一年的兵，宋代也称士兵。

人。我游名城山水，何忌盛大繁华之处？相公若能引见，我是恰要去观赏的。”

赵霆哈哈大笑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本府愿为娘子蝶使。如今公务有暇，不妨驰舟共去，实为幸事。”

徐美妾在一旁听了，转转秋波，娇嗔着赵霆：“你们这些紫蝶黄蜂都飞到苏州去了，留下我们这些花须柳眼在春风中怎堪寂寞？相公平日里多次夸盘门大花园，今日何不带我同游一次？”

赵霆道：“你要去就去。朱氏父子豪爽之辈，若有挚友佳客登门，常出姬妾以炫人，明示大家之风。我们乘舟同去了，挥尔等之风藻，挹朱氏父子之霞觞，有何不可？”

林美妾也笑道：“既然允了徐姐姐，贱妾也要执鞭随蹬！”

众美妾都颤动着凤头鞋儿齐声嚷：“我们都要做附会之俗客！”

赵霆看那些美妾撒娇撒痴，便笑咪咪地瞅着她们道：“去则可以都去，但只许这一次破例。如果我这个杭州知府经常不理公务，尽是带着一些娇花弱柳到处转，天子知道，也要削我的职权了。”

众美妾都笑了起来。童瑞香问赵霆：“相公这个知府要比歙州知府权重吗？”

赵霆一捋他那刚留起来的美髯道：“他们虽也是府官，但权比本官轻。本官所治乃江南第一大郡，非朝廷重臣不能任此。又且，本官有加衔为徽猷阁待制，如在京城，每天轮值徽猷阁同天子谋划天下之政。浙江各府的事，不经本府首肯，他们不能自专，因为本府是天子的耳目之臣。”

童瑞香听了点头道：“做官大约也如学禅之有浅深者，‘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禅；悟我法空所显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禅’。如果‘一归真源，无大小乘’可论了。”

赵霆道：“这其中也没有什么悟不悟，百姓为官输其所用，做官的要为民请命，离不

开民事。管好百姓，便是好官了。”

童瑞香莞尔一笑道：“孟子不是说‘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’吗？”

众美妾一听都哗然而笑了。赵霆脸红一红说：“孟子所云，包罗的也太广了，本府为官，就不是个贼嘛。”

童瑞香笑着辩解：“当着相公，奴家何敢指桑骂槐？”

露夜沉沉，朗月行天；西子湖八方澄碧，水天一色。这位徽猷阁待制、杭州知府相公赵霆的游船，带着一船美妾的笑声，渐渐地向湖之东岸荡去……

第三天中午，赵霆带着十一个美妾和名妓童瑞香以及十数从人，乘大船到达苏州刺史衙。

这时朱劭父子正休闲在家，听说赵霆挟名妓童瑞香来拜，就把赵霆等一行人迎到衙内后宅的绿波亭上。朱劭父子一见童瑞香就赏珍贝十箱，但是童瑞香抵死不受，只可暂罢。朱劭又夸童瑞香比东京名妓李师师还美，要留童瑞香在苏州多玩几天，童瑞香却应了。赵霆到苏州的第二天，朱劭父子陪着他们一行人游了盘门大花园。游累了，就在花丛中的锦香亭上饮酒。席间，童瑞香又向朱劭提起童古兄弟的事，朱劭听了笑道：“赵知府回杭之后，可选两个死囚斩了，以塞责中书省；捕捉之文，不要再发了。”

童瑞香听了大喜，在酒席上她吹了一管笛子，端的是天上之音；又给朱汝贤画了一张《弥勒佛饱食终日摸腹图》，乐得朱氏父子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席终，童瑞香向朱氏父子告假，欲到苏州净肚庵去访一个女尼，朱氏父子应了，当即派人送去。第二天派人去接，庵中小尼姑却说：“童施主已于鸡鸣时分和我家师尊乘船到金山寺去了，并留言刺史相公：回程拜访。”

朱氏父子听了，俱吃一大惊。朱劭向朱

汝贤道：“此女虽是娼家，气度却不凡。她来我此繁华之地，还怕玷污了她，急早遣开挂碍走去，实可赞佩。”

夜间，下起细丝般的小雨来。赵霆和林美妾住在朱勳宅后花园漪兰亭中。二人已经睡下了，朱勳派家人请赵霆起床到他书房中去。赵霆一到，朱勳便向他密谈道：“我清知府相公，非为别故，我打算求相公回杭州后，助我做一件倾动人主的大事。”

赵霆忙问：“刺史大人有何事令卑职去办？”

朱勳微笑道：“当今天子，精通百艺，风流过人。如今，花石纲明令已罢，你我之辈，富贵从何而寻？昨日童瑞香一走，使我想起天子的密宠李师师，由此又想起如有十个、百个童瑞香这样的美貌女子献给天子，天子必喜！天子一喜，我辈再进花石竹木，必不责究了。只有不断地进用花石竹木，我东南官员才可得到朝廷重视，才可开富贵之源泉，相公以为如何？”

赵霆听了连连点头道：“卑职正愁花石之绝，前程无从措手。刺史所言选美进上，实为妙策。只是我们无旨选美，刁民不服，告到东京，天子怪罪，怎做区处？”

朱勳笑道：“为朝廷殷勤做事，要假朝廷之命而行。你可向辖下州县言明选美是天子的密诏，有谁上告，也难越过我东南部刺史衙门去。若有人密告到京师刑部或登闻鼓院，那里尽是我们的人，刁民之意，难以上达。待天子收下美女之后，即有告发，也为时已晚。”

赵霆听了，站起身来，深深一躬道：“有刺史相公为后盾，卑职愿效犬马之劳！”

他们密议之后，第二天赵霆便带着他的十一个美妾回了杭州。

赵霆回到杭州，把假朝命以选美女的密文下到杭州、睦州、婺州、衢州、歙州、处州等地。各处知府、知州们又把这个密文下

到各县属，于是浙江的各村镇，到处纷纷扰扰地选起美女来。仅半月之内，各处送往杭州的美女就有一千多人。赵霆在这一千多美女中，只精选了九十九个，还缺一个不够一百整数。赵霆说：“剩下这一个缺额，必须是美中之绝美，让她做百花之魁。”于是他下令各府县再选，务求必得。

忽一日，青溪县帮源洞洞源里<sup>①</sup>里正方有常到杭州要求面见赵知府，说他选中了一个绝美进上。赵霆闻听大喜，忙命人把方有常传入衙中述美。

正因如此有分教：

高才侠女，挥刀直溅奸臣血，  
侠义英雄，跃马争攻锦绣城。

正是：

欺民太甚当荒乱，  
养逆唯多自丧生。

毕竟方有常选来什么样的绝美？且听下文分解。

<sup>①</sup> 帮源洞洞源里：帮源洞是一条深狭的石壑，洞也作峒，洞源里是帮源洞中的一个村子，是方腊起义处。



## 第二回 梧桐巷方有常设局 鹰虎坊朱汝贤伤身

杭州知府、徽猷阁待制赵霆把方有常引到客室里坐下，问：“里正既然选着了绝美女子，为何不领进来一见？”

方有常谄媚地说：“知府相公，这位女子有一身好武艺，小人领不来她。”

赵知府一听，把两道浓眉笑成了正八字形：“哎呀，原来是聂隐娘<sup>①</sup>之流，如果真是绝美，可给圣上做个镇殿女将军。”

方有常说：“小人也见及此处，所以先来报与相公。”

赵霆又问：“她是何方人氏？”

方有常悄声答道：“她是小人的一个远房族妹。”

赵霆笑道：“里正为天子献妹，实在难得。《语》云：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’天子选美，乃古之大礼，里正献妹乃今人之大忠！”

方有常又谄笑着说：“小人愚忠，何足为论！”

赵霆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方有常，这位绝美芳名怎称，现居何处？”

方有常欠身答道：“此女名方吉儿，乃父方玉田，原是歙州人氏，后来迁居敝处，只住了三日就又择邻而去了。”

赵霆急问：“为何择邻而去？”

方有常道：“她迁居敝处，住到她的一个远房族兄家，因族嫂难容，才又迁走。当初她在敝处卖艺，小人即和她父方玉田认为同族。小人昨日在富阳城的一个客店中又见到他父女二人，想到选美，便慷慨解囊，资助纹银二十两。他父女如今还在那小店中，特

请相公定夺。”

赵霆又问方有常：“是否绝美？”

方有常连连点头道：“雅丽若仙，稀世罕匹！”

赵霆说：“本府派人去富阳把她传来，送到汴梁深宫，总比流落风尘强似百倍了。”

方有常摇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小人在富阳小客店略提选美之事，她便气得唇青眼红，还把官府骂了个不成体统。”

赵霆说：“派人把她捕来！”

方有常又摇头道：“更不可。相公派人捕她，她会动武抗击。如果相公派的人多，她情急自刎，岂不可惜？就说捕得来，她若不从，又哭又闹，憔悴之后，即入深宫，也不为上品。欲选绝美，反为不美了。”

赵霆问：“依里正之见，待如何？”

方有常说：“小人与她有助银之情，可以设计使她到杭州来，再用金银缎帛哄她的心，待她自己意转，就好办了。”

赵霆道：“这也可以。只是你把她夸成月娥织女之貌，待本府观后，若和里正之言不副，本府可治里正欺君之罪！”

方有常笑道：“相公请放心。”

赵霆问：“里正计将安出？”

方有常说：“杭州城大富户仇子野，是小人的舍妹夫，待小人退到他家熟思之，尔后禀告相公。”

赵霆一听，笑了道：“原来里正和仇兄是近亲。仇兄是本府同科，常有过往。仇兄的

① 聂隐娘：唐代侠女，会剑术。